

乌兰校勘本《元朝秘史》校补

王 敏,张民权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流传至今的《元朝秘史》是汉字标音的版本,经由多人辗转抄写而成,脱衍、讹字不少。乌兰校勘本《元朝秘史》广参诸本,保持原有版式,对音译正文、旁译、总译三部分展开全面校勘,是当前研究《元朝秘史》的主要底本,最能见乌兰先生《元朝秘史》校勘之功底。受客观条件所限,该校勘本仍存有脱衍、讹误以及不当校改等问题。文章结合现存几种校勘本,不仅利用蒙古语材料,参照音译惯例,而且将汉字音读、形体应用等因素考虑在内,对乌兰校勘本《元朝秘史》疏漏之处加以辨正并申述依据,以期对《秘史》类民族古籍校勘工作有所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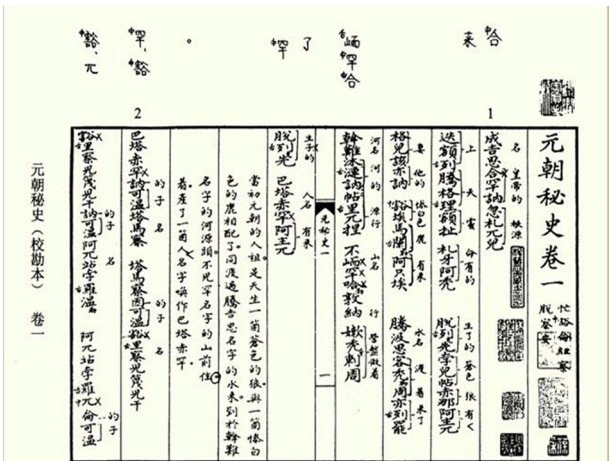
关键词:校勘本《元朝秘史》;脱衍;误字;俗字

中图分类号:H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1)03-0086-06



《元朝秘史》是以 13 世纪蒙古语记录的历史、文学巨著,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元朝秘史》原本是畏吾儿体蒙古文,但流传至今是汉字转写本,由正文、旁译、总译三部分构成。正文是蒙古语的汉字音译,旁译标注词义,总译是对一节内容的意译。这一特殊形式赋予了该书极为重要的语言文字研究价值。然而,现存《元朝秘史》原为多人相互辗转影抄流传的手抄本,各有差池,难于甄别。

“音译汉字的校勘整理工作是研究《元朝秘史》的第一步前提”^[1]。经额尔登泰、栗林均、乌兰等国内外学者一再校正,《元朝秘史》音译汉字的讹误、脱衍等问题大多已解决。尤其是乌兰所作《元朝秘史》校勘本首次在保持原版的基础上对正文、旁译、总译三部分进行校改,是当前校勘最为全面、质量最高的版本,《元朝秘史》(12 卷本)原有舛讹大多得以更正,成为学界研究《元朝秘史》的主要底本。乌兰校勘本《元朝秘史》虽广参诸本,但由于校勘者的疏忽,仍遗留一些失误,如未增补脱漏、未删减衍文、保留误字、校改也有不当之处等,这会给回鹘式蒙古语复原、汉译基础音系和近代文字使用研究带来不便。本文拟利用其他标音用例、史料、现代蒙古语方言土语及蒙古语族诸语言材料,参鉴前贤时彦之校勘,结合《元朝秘史》音译惯例,就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之中留存的脱衍、讹误和不当校改之处进行讨论,以求同好见教。



(注:《元朝秘史》校勘本大写黑字为音译正文,右侧小字是旁译,每节之后连写小字为总译。天头、地脚处红色文字是乌兰所作校勘)

图 1 《元朝秘史》校勘本图示

按照《元朝秘史》校勘本正文、旁译的文字使用状况,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一、脱衍、讹误

(一)脱衍

《元朝秘史》正文按词音译蒙古语音节,小注及音译汉字时有脱落或增衍,陈垣、巴雅尔、额尔登泰、栗林均等学者对此曾有校勘,而《元朝秘史》(校勘本)仍有保留原文脱衍之误的问题,以下先从脱文、衍文、误字三个角度对最新校勘本所遗留问题进行

收稿日期:2020-09-20;收修日期:2021-0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19VJX110)

作者简介:王 敏(1987—),女,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音韵学、文献学;

张民权(1957—),男,江西南昌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

分析。

1. 脱文

这里的“脱文”主要指《元朝秘史》(校勘本)正文残存的音译用字及其小注的脱漏现象,多以小注“卜”“惕”“中”为主。

(1)脱_(卜)—脱(“—”左边是校改结果,右边为原文内容,下文校改体例同此)

卷首题名下方小字“忙_中豁仑纽察脱察安”(卷一第1页上),“忙_中豁仑”意为“蒙古的”,“纽察”即为“秘密”,“脱察安”意为“史纲、总纲”。额尔登泰、栗林均将“脱”增补为“脱_卜”,而乌兰校勘本中“脱”字右下仍漏脱小注_{-卜}。^[2]根据史料、现代蒙古语相关词汇来看,此处“脱”确当改作“脱_卜”。

“脱察安”,《元史》译为“脱卜赤颜”“脱必赤颜”,是以畏吾儿体蒙古文记录蒙古民族历史的文献^[3]。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就已推测《元朝秘史》即《脱必赤颜》(Tobi ča'an)。洪均指出《元朝秘史》和“脱必赤颜”有“谱牒”上的联系。王国维首次提出“脱察安”就是“脱卜赤颜”,《观堂集林》卷十六《蒙文〈元朝秘史〉跋》:“此本卷首书题下,有‘忙_中豁仑纽察脱察安’二行。”“余谓此即《蒙古秘史》之蒙古语也。‘忙_中豁仑’即蒙古,‘脱察安’即《元史》之《脱必赤颜》若《脱卜赤颜》”。

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研究》更进一步,不仅据元史等文献推定“国书脱卜赤颜”“国史脱必赤颜”“国史脱必禅”等为蒙古文脱卜赤颜,而且从音韵、形态、文字等语言学角度论证“脱卜赤颜”“脱必赤颜”“脱必禅”“脱不赤颜”等是蒙古语“国史”或“史纲”的不同汉字音译。继而,他提出《元朝秘史》蒙文题名“脱察安”脱落“卜”字,应作“脱卜察安”,“脱卜察安”是《元朝秘史》音写者的按音转写。

如今,学界认同“忙_中豁仑纽察脱察安”是题名的按音转写。其中“脱察安”与现代蒙古语名词 tobči^{[4]1057} 摘要、概要、提纲,以及 tobčiy-a^{[4]1058} 纲要、概略、总纲等的词根相同,首音节均是“tob-”,按音转写是“脱_卜”。由上所述,原文“脱察安”的确漏写首音节末闭辅音“卜”-b,应予以增补,《蒙古秘史》对应音译应改作“忙_中豁仑纽察脱_(卜)察安”。

(2)阿_(卜)—阿

卷一第5页下“阿赤_赤刺周”(§16 将来着),陈垣、服部四郎、巴雅尔、额尔登泰、栗林均将其中“阿”增补为“阿_(卜)”,参诸后文用例及现代蒙古语词根来看,《元朝秘史》(校勘本)此处疏于增补,应在“阿”字右下添小注“卜”。

文中他处用例皆作“阿_卜赤_赤刺周”,见§63、96、

112、114、137、149、179、194、249、252、263等。再由现代蒙古语动词 abčiraho“拿来”^{[5]43},可知词干 abčira-,即“阿_卜赤_赤刺”。其中词根 ab-是“取、拿、要、带、收、招、报”等义^{[6]39},《元朝秘史》对应汉译当作“阿_(卜)”。显而易见,文中原作“阿赤_赤刺周”(§16 将来着),其词根 ab-的汉字标音脱落“卜”,《元朝秘史》(校勘本)亦当改为“阿_(卜)赤_赤刺周”。

(3)合_(中)—合一哈,黑一里

卷四第43页上“哈里抽”(§145 干着),陈垣、小泽重男、栗林均、乌兰等改为“哈_黑抽”,服部四郎、巴雅尔、额尔登泰等则校为“合_(中)合_黑抽”。此处校改当从后者,校为“中_中合_黑抽”。

参诸他本,此处“哈里抽”确当改作“中_中合_黑抽”。卷四第39页上§145开头处用例为“哈_黑抽”,而钱大昕旧藏《元朝秘史》15卷本对应两处用例都是“中_中合里抽”(中_中合黑抽)。“抽”-čū是动词副动词词形并列词尾,表示动词与后面动词并行,可知“哈_黑抽”或“中_中合_黑抽”的转写差异在于词首音节为 haq 还是 qaq。

从该用例前后“干燥”相关的蒙古词汇“中_中豁乞埋”(§111 枯干),“中_中豁马兀_兀”(§234 干粪)均以强辅音开头来看,词首音节当为 qaq,而非 haq。加之,回鹘语“干燥的”为 qurɣaq^{[7]118},现代蒙古语语族中东乡语 qosun 为干燥,西部裕固语形容词 qaq 干的。达斡尔语保留了动词形式 hu'agu~hu'asen, qo-ba 干了, qo-sun ebesun 干草^{[8]168}。对照回鹘语形容词,再由蒙古语族 h、q 辅音的演变规律上溯,中古蒙古语“干燥”词首当为强辅音 q。结合《元朝秘史》音译惯例,“哈里抽”(§145 干着)当改为“中_中合_黑抽”。

(4)阿〈余〉—阿

卷四第50页上“阿由”(§147 怕有),栗林均增补为“阿〈余〉由”,乌兰校勘本未作校改。结合其他标音用例和现代蒙古语族语言事实来看,此例当从栗林均校改,应将“阿由”增补为“阿〈余〉由”。

首先,从文献用例来看,蒙古语“怕”词干汉译当为“阿余”。如《元朝秘史》他处用例“阿余”(§170 怕),“阿余周”(§55、79、140 怕有),还有《华夷译语》《鞑靼译语》动词“怕”汉译亦作“阿余”。再看现代蒙古语族动词“怕”的读法,如东乡语 aji-,达斡尔语 ai-,土族语 aj-,保安语 ai-^{[9]99}。无论是文献用例,还是现代蒙古语族语言事实,均可说明中古蒙古语动词“怕”汉译应为“阿余”。

而《元朝秘史》原文“阿由”(§147 怕有)关于蒙古语动词“怕”的词干汉译不完整,中间缺少表音素

的文字“余”。“阿余”音写动词词干“怕”，“由”标注词缀-yu，表达推断的语法意义。乌兰校勘本中“阿由”(§147 怕有)也当校作“阿余由”。

(5) 额_(卜)—额

卷六第12页上“额扯兀边”(§172 胸自的行)，巴雅尔、额尔登泰、栗林均将“额”校作“额_(卜)”。然而，此处乌兰校勘本保留原文而未作校勘，但从标音文献用例及现代蒙古语诸方言读音首音节闭辅音为“b”来看，此处确有脱文，理应增补为“额_(卜) 扯兀边”。

他处标音文献中蒙古语名词“胸”词干汉译是“额_(卜) 扯兀”ebčē¹u，其中包含标音文字“卜”，如“额_(卜) 扯兀边”(§245 胸自的行)，“额_(卜) 扯兀_惕”(§275 胸前)。又如，《华夷译语·身体门》：胸，额卜扯温。

加之，现代蒙古语名词“胸”为 ebčiguu (俗音 ebču)^{[5]150}，俗音 ebču 便是对《元朝秘史》“额_(卜) 扯兀”的承袭。现代蒙古语方言土语中除和静方言读 ərčū，其他地区读音首音节闭辅音均为“b”，如正蓝旗 ɔbčū、喀喇沁 ɔbčū、达尔罕 ʊbčū、布里亚特 ʊbsū、鄂托克 ɔbčū。

《元朝秘史》“额扯兀边”(§172 胸自的行)，由名词词干+物属形态后缀“边”构成。“边”对应蒙古语名词物数形态-ben，表达“宾格+反身领属格”的意义^{[10]271}；而名词词干“胸”的汉译“额扯兀”词首音节缺少闭音节辅音“卜”表闭音节韵尾-b。综合标音文献等直接材料和现代蒙古语语词音节，《元朝秘史》中“额扯兀边”(§172 胸自的行)应校改作“额_(卜) 扯兀边”。

(6) 都_惕—都

卷八第20页下“鸣诘列_勒 都坤”(§201 共说)，其后接第二人称复数“塔”。文意是札木合死前向成吉思汗表达自己的强烈愿望：希望我所说的这些话被你们朝夕谈论，以表追念。栗林均在“都”字右下增加小注“惕”，改为“鸣诘列_勒 都_惕 坤”，乌兰校勘本未作校改。通过分析蒙古语音节结构，结合蒙古语构形及语法意义，笔者认为此处应在“都”后增加小注“惕”。

“鸣诘列_勒 都坤”由动词词干“鸣诘列”ügüle- (说)，共动态词缀“勒都”-ldü，附加形动词将来时词尾“坤”-kūn 构成，但缺少词缀-d 以表示札木合的强烈意愿。增补小注“惕”-d，与将来时词尾“坤”-kūn 一起组成复合词尾“惕坤”-tkūn。

“惕坤”-tkūn 是动词命令形词尾，在此表示“鸣诘列_勒 都”(共说)的实施由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塔”来完成，同时表达第一人称札木合的强烈意愿。因

此，此处应增补小注“惕”，改作“鸣诘列_勒 都_惕 坤”(§201 共说)，完整表达相应的构形及语法意义。

(7) 中忽—忽

卷八第25页上“失吉_中 忽秃忽”(§202 人名)，陈垣、巴雅尔、额尔登泰、小泽重男、栗林均等改“忽”为“中忽”，而乌兰所作校勘并未加以更正。根据《元史》相关用例及《元朝秘史》汉译拼写惯例来判断，此处应改作“中忽”。

“失吉_中 忽秃忽”是蒙古塔塔儿部人，自幼被诃额伦太后收养，被铁木真称为“六弟”，当时汉人称他为胡丞相^{[11]86}。《元史》译作“忽都忽”，《新元史》作“胡士虎”等。该人名后文多次出现，如§203、214、242、252等均作“失吉_中 忽秃_中 忽”šigi_Qutuqu，§260还写作“失吉_中 忽都_中 忽”。

以上用例说明该人名汉译中的两个“忽”所记蒙古语音节相同，可知《元朝秘史》“失吉_中 忽秃忽”(§202 人名)第二个“忽”字左上缺小注“中”。再者，依照《元朝秘史》汉字标音规律，“忽”记写中古蒙古语音节 hu，“忽”字左上添加小注“中”作“中忽”，用于音写蒙古语强辅音音节 qu。

综合其他文献用例及《元朝秘史》转写惯例，“失吉_中 忽秃忽”(§202 人名)应增补为“失吉_中 忽秃_中 忽”。

(8) 迭_忒儿格<迭>—迭_忒儿格

续二卷第35页下“迭_忒儿格”(§277 根前)，由旁译时位词义“根前”可知，“迭_忒儿格”是时位词。额尔登泰、小泽重男、栗林均等则在其后加“迭”，转写为 dergede，而乌兰校勘本于此未作校改。通过排比他处文献用例，结合现代蒙古语及同族语言读音，此处应增补为“迭_忒儿格迭”。

前文对应用例均作“迭_忒儿格迭”，见于§68、147、224、243、255等。排比以上材料来看，该处“迭_忒儿格”(§277 根前)需增补为“迭_忒儿格迭”。另外，参考蒙古语族同源词，如现代蒙古语 dergede “跟前、旁边、侧面”^{[4]1207}，达斡尔语 dergen “跟前，近旁”^{[12]35}，均是无时位形态时位词^{[13]288}。据此可知，蒙古语状语“迭_忒儿格”后加“迭”-de，才能完整表达相应的时间关系意义。因此，《元朝秘史》的时位词“迭_忒儿格”(§277 根前)应改作“迭_忒儿格<迭>” dergede。

2. 增衍

除上述脱文现象，文中还存在衍文问题。

(1) 阔—^[中]阔

卷九第45页上“中阔脱臣”(§228 伴当)，巴雅尔、小泽重男、栗林均删去“中阔”的小注“中”，改为“阔”。从文献用例及《元朝秘史》音译惯例来看，乌

兰所作校勘本疏于校改,此处当改为“阔脱臣”(§ 228 伴当)。

“阔脱臣”为复数,单数形式是“阔端赤”,蒙古语意为“牵从马者”。蒙元官员外出常带从马,以备骑用。蒙古初期掌从马者皆是成吉思汗亲信,故而此处旁译作“伴当”(表家人、亲信)。

《元朝秘史》他处用例均作“阔脱臣”(§ 198、278 家人每、伴当)。经学者研究,“阔脱臣”是由表“牵拉”意的 kötöl-派生而来的复数名词^{[14]109-122}。《御制满蒙语词典》“伴当一仆从、伙计”也作 kötöčin,《四体合璧文鉴》“跟马人”为 kötöčin~ᠬᠣᠲᠤᠴᠢᠨ,牵马人 ᠬᠣᠲᠤᠴᠢ (köteči)。^{[8] 218}

据以上文献用例和《元朝秘史》音译惯例来看,“^[中]阔脱臣”(§ 228, 伴当)误将 kötöc-in 处理为阳性音节,与语言事实不符,旁注“^[中]”实为衍文,当删除。

前文主要在前人校勘的基础上,对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中残存的音译汉字、小注的脱衍问题进行分析,利用《元朝秘史》内证及其他文献用例,结合蒙古语方言土语及诸语族语言,参照音译惯例为增补脱字、删除衍文提供共时、历史的证据。

(二) 误字

除以上所举脱衍现象外,《元朝秘史》(校勘本)的音译汉字还存在用字之误,例如:

1. 额—阿

卷一第 40 页下“亦^𠦒列阿速”(§ 59 来了呵),额尔登泰、栗林均改“阿”为“额”,而乌兰校勘本从陈垣、服部四郎、巴雅尔等未作校改。对比文献用例,参照中古蒙古语元音和谐律及《元朝秘史》音译惯例,此处“亦^𠦒列阿速”当改为“亦^𠦒列额速”。

他处相应文献用例均作“亦^𠦒列额速”,如 § 59 另外用例及 § 260 用例均作“亦^𠦒列额速”(§ 150、260 来了呵)。

“阿速”-asu 是中古蒙古语假定副动词形态词尾 basu-的口语变式,具有跟随、趁机的意义,“额速”-esu 为其阴性变体。从词干与后缀形态的和谐来看,动词词干“亦列”ile-即是阴性,其后缀就相应当作-esu“额速”。鉴于中古蒙古元音和谐律非常整齐的语言事实,加上文中他处用例佐证,以知“亦^𠦒列阿速”(§ 59, 来了呵)应改作“亦^𠦒列额速”。

2. 纫—纳

卷五第 4 页上“锁纳”(§ 149 新),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栗林均改“纳”为“纫”,栗林均转写为 sonin,乌兰校勘本从陈垣、服部四郎等未作校改。参照现代蒙古语相应词汇及《秘史》音译惯例,此处

“纳”当改为“纫”。

现代蒙古 sonin 一词,包含新闻、消息、报纸,新奇的、奇怪的、有趣的等义项;达斡尔语 sonin 意思为新鲜、新奇^{[15]275}。由蒙古语族同源词可推知,《元朝秘史》所载蒙古语“新”当为 sonin。

他处用例如蒙古语“认”tanin 对应“塔纫”,“羊”qonin 汉译作“^[中]豁纫”。按音译惯例推知:“纫”对译蒙古语音节-nin,而非“纳”。从字体上分析,“纫”与“纳”手书形近,“纳”当为“纫”形误字。综合现代蒙古语族同源词,《元朝秘史》转写惯例以及汉字形体来看,“锁纳”(§ 149 新)应改作“锁纫”。

正文之外,最新校勘本旁译部分还遗留误字未校,例如:

1. 车—卓

卷二第 47 页上“帖儿格讷”(§ 101, 卓的)中“卓”字,巴雅尔、额尔登泰、栗林均改为“车”,此处乌兰最新本未作校改。从《元朝秘史》文中用例及其他对音文献来看,旁译部分“卓”字确当改为“车”。

《元朝秘史》他处“帖儿格”对应旁译均为“车”可作本证。如,§ 101 另一例作“帖儿格讷(车的)”,§ 6 用例同此。其他汉语标音文献用字可为旁证,如蒙古语“车”在《至元译语·器物门》对应音译为“忒里干”,《华夷译语》也作“帖儿干”。另外,从形体角度分析,繁体的“車”与“卓”字形体相似,抄写者在誊写过程中将“車”误书为“卓”也是有可能的。因此,蒙古语“帖儿格讷”(§ 101)对应旁译当改为“车的”。

二、改字不当

出于对中古蒙古语词汇、语法的不同理解,有些校勘者对《元朝秘史》音译小注进行增补、删减。由于对回鹘蒙古文词汇的认知不足,以及对当时汉字异读情况、形体书写状况的了解不够深入,《元朝秘史》音译汉字的几种校勘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字不当现象。现主要利用汉语出土文献与字书、韵书等传世文献,结合中古蒙古语语音研究,分析《元朝秘史》中汉字形体、读音状况,对《元朝秘史》(校勘本)存在的改字不当问题进行辨正,进一步认为对《元朝秘史》进行整理、校勘的同时,在保证用字准确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维持《元朝秘史》原文面貌。

1. 𠦒—升

卷八第 19 页上(§ 201)“^𠦒格^𠦒灰”(落的),“^𠦒”字,乌兰最新校勘误将其当成“外”字而校改为“升”。

从汉语形体演变史的角度来看,“^𠦒”为“升”的异体字形之一,而非误字。通过考察元明时期《四声

篇海》《字鉴》《洪武正韵》等字书、韵书中“升”的正字写法,可知“𠂔”当为“升”的俗写字形,并不是“外”之误字。除“𠂔”之外,《元朝秘史》中“升”字还有“升”“𠂔”两种写法。由此可说,《元朝秘史》中“𠂔”为“升”的俗字,可不作校改。

《元朝秘史》中“𠂔”当是“升”的俗字手写体,楷化字形为“外”。碑刻写法稍异,与“外”形近,如《唐黄素墓志》写作“𠂔”,这种写法源于甲骨、金文形变。甲骨文作“𠂔”,金文《友簋》作“𠂔”,像有柄容器之形;到汉简,上部构件左移,写作“𠂔”(居延汉简 557.10)或“𠂔”(居延汉简 273.10)。碑刻、书法承袭汉简,“𠂔”楷定作“外”,俗书写为“𠂔”。

元明时期的人以崇古为尚,好书法,简俗字盛行。加之《元朝秘史》底本原为抄本,俗字多见,将“升”写作“𠂔”就不难理解了。“𠂔”与“外”字形似易混,并非误字,且保存了《元朝秘史》抄写时文字形体实际使用状况,可不作校勘。

2. 𠂔—𠂔/𠂔

卷二第18页上“𠂔兀把儿”(§82,声教),其中“𠂔兀”,陈垣、巴雅尔未校,服部四郎、额尔登泰、栗林均等则改作“𠂔兀”,乌兰校勘本则将“𠂔兀”改为“𠂔兀”。从汉语韵书、字书所记读音来看,“𠂔兀”亦能音译中古蒙古语 dawu,不烦校改。

“𠂔兀把儿”(§82,声教),其中“把儿”-bar 是蒙古语工具格后缀,“𠂔兀”转写中古蒙古语语词“声音”,对译 dawu。现代蒙古语诸方言中“声音”多读 du:,喀喇沁方言读 do:,与中古蒙古语关系密切的达斡尔语读 dau,土族语也读作 dau^{[16]233}。由现代蒙古语诸方言及同语族语言与中古蒙古语的语音对应关系来看,中古蒙古语“声音”的读音当与“dau”相近,研究者复原为 dawu 较为可信。

然而,服部四郎、额尔登泰、栗林均等据《元朝秘史》§56、105、106、110、277 等用例作“𠂔兀”,而将“𠂔兀把儿”(§82,声教)中“𠂔兀”改成“𠂔兀”。事实上,“𠂔”音同“𠂔”,“𠂔兀”就能转写蒙古语词“声音”dawu。该读音字书、韵书均有载录,如《广韵》“都皓切,《说文》断木也,又音陶”,《四声篇海》“又都皓切,断木”。

《元朝秘史》汉译本为音译,间或表意,原文以“𠂔兀”转写中古蒙古语“声音”并不影响音译的准确性。服部四郎、额尔登泰、栗林均所改“𠂔兀”,以及乌兰校勘本所作“𠂔兀”均与表意无涉。综上,“𠂔兀把儿”(§82,声教)无误,为保持《元朝秘史》抄本书写原貌,不当校改。

3. 𠂔—𠂔

卷二第22页下“𠂔兀”(§85 声),陈垣未作校改,巴雅尔、额尔登泰、栗林均改作“𠂔兀”,乌兰校勘本亦从之,将其中“𠂔”改为“𠂔”。由宋元韵书、字书所载读音来看,“𠂔兀”可用于音译中古蒙古语“声音”dawu,不烦校勘。

𠂔,在宋元明之际,除“直由切,侣也”尚有异读。如《广韵·号韵》“徒到切,隐也”,《集韵·号韵》“大到切,隐也”,《四声篇海·人部》“又大到切,翳也,隐蔽也”。从“𠂔”字“徒到切”或“大到切”这一读音来看,“𠂔兀”可用于转写蒙古语“声音”dawu。因为中古蒙古语辅音 d 并无清浊对立的音位,不论当时汉语全浊定母是否清化,《元朝秘史》音译汉字“𠂔”所记蒙古语音节与“𠂔”字均无差别。

从音译汉字用字来看,《元朝秘史》转写多采用蒙古语意相关的汉字。下文§105、110、277 等处用例中,蒙古语“声”对应汉译均作“𠂔兀”。除音译用字惯例之外,学者们将“𠂔兀”改为“𠂔兀”,或试图兼顾音译表义这一音译用字规律。但在《元朝秘史》音译中并未恪守该规律,况且将音译“𠂔兀”改成“𠂔兀”与蒙古语意义“声音”亦无明显关联。因此,“𠂔兀”(§85 声)无误,乌兰此处校改不可取。

正文之外,旁译部分亦有改字不当的情形,例如:

1. 𠂔—𠂔(因该例涉及形体关系,仍使用繁体)

卷七第33页下(§195)“帖木儿𠂔列田”(𠂔心有的),旁译的“𠂔”字,乌兰校勘本参诸陆本、孙本、韩本、瞿本、翁本^①,将“𠂔”校改为“𠂔”。从元明文献用例来看,“𠂔”为“𠂔”俗字,此处校勘不可取。

“𠂔”,《说文解字》“古文铁从夷”,《玉篇》《广韵》《字鉴》承袭《说文解字》,《集韵》《重订直音篇》收“𠂔”同“铁”。“𠂔”在《南村辍耕录》《三国演义》等元明文献实际应用中时常作为“𠂔”字俗体出现。“𠂔”在元明时期既然与“铁”同用,那么“帖木儿𠂔列田”(𠂔心有的)中“𠂔”则不必改作“𠂔”。

2. 𠂔—𠂔

卷六第21页上“兀耶列罢原作伯”(§177 筋节了),乌兰校勘本将“筋”改作“筋”,卷后校记未作解释。“筋”本为“筋”俗字,不烦校改。

“筋”是由“筋”隶变而产生的简俗字,类似省写现象,早在睡虎地秦简就已出现,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答”已写成“荅”。敦煌俗字中“𠂔”头常写成“𠂔”,《龙龕手鑑》“筋,音斤,骨也,筋肉之力也”。

3. 𠂔—𠂔

续二卷第31页下“完迭坚”(§276 𠂔),乌兰校勘

本将旁译“𠬞”字改为“卯”。元明时期,“𠬞”为“卯”俗字,此处无误,校勘不当取。

“𠬞”,《敦煌俗字典》收为“卯”俗字,引《英藏敦煌文献·庐山远公话》用例。早在东晋时期,王羲之已将“卯”字写作“𠬞”;唐代字书开始收录“𠬞”字,如《新加九经字样·杂辨部》“𠬞𠬞,𠬞上,上说文,下隶变”,指出“𠬞”是因隶变而产生的形体。

元明时期“卯”写作“𠬞”字更为普遍,字书收作“卯”的俗字。《三国志平话》作“𠬞”,《南村辍耕录》“卯”“𠬞”交替使用。《字鉴》“卯”字条,隶作“卯”,俗作“𠬞”。从形体发展史来看,《元朝秘史》“卯”写作“𠬞”,反映元明时期汉字形体实际使用情形,不烦校改。

三、结 语

喻世长曾指出,研究蒙古史,“做校勘整理工作的人既要通晓蒙古语,又要有汉语音韵学的知识”^[1]。通过上文对《元朝秘史》(校勘本)留存之不当校勘所作梳理、辨正,我们认为《元朝秘史》校勘工作不仅涉及正音,而且涉及近代汉语汉字异读、形体应用等诸多方面。

对于以上梳理,我们获得如下认识。

第一,关于《元朝秘史》校勘本。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广参诸本(参校本达 11 种之多),还借鉴《黄金史》,从版本学、语音学、形态学等角度对《元朝秘史》正文、旁译、总译三部分进行全面校勘。它代表《元朝秘史》校勘的最新成果,最为完备,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调查发现,该本校改大多成立,但改字失当间或有之,并未彻底解决音译汉字校勘问题。所据多为其他版本及蒙古语资料,不无局限,更较少从汉语异读、汉字形体等角度进行考量,旧误仍存,如脱字未补、衍字未删、误字未改等。其他校勘,如陈垣、额尔登泰、栗林均、小泽重男等诸家所作校勘仍可资借鉴。也就是说,乌兰校勘本在学术上尚不能替代陈垣、额尔登泰、栗林均、小泽重男等诸家之校本,只是各有所长。

第二,《元朝秘史》由汉字转写,必与汉语语音演变关联,对《元朝秘史》进行校勘除考虑音译惯例之外,还应兼顾近代汉语读音、汉字俗体等语言事实。我们认为,比对音译汉字几种校勘异文,将其验之于蒙古语、汉语以及转写惯例,这是核定《元朝秘史》音译用字的重要方法。

第三,关于《元朝秘史》校勘,在保证标音精准的前提下,还应尽量保持《元朝秘史》音译汉字、旁译字形的

原貌,不宜轻易改动原书文字。

注释:

- ① 陆本即陆心源旧藏本,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由陆氏后人出售给日本人,后入藏静嘉堂文库,此本分两册,卷首有所缺损,抄写工整,讹误明显少于韩泰华旧藏本;孙本即孙星衍旧藏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分两册,卷首附有钱大昕“跋元秘史”,抄写字迹工整,保存完好;韩本即韩泰华旧藏本,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瞿本即瞿镛旧藏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分四册,卷首、卷尾各钤盖有“铁琴铜剑楼”印记,卷首附有钱大昕“跋元秘史”;翁本即翁同书藏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卷首有翁同书手抄的阮元“元秘史提要”,卷尾附有钱大昕的“跋元秘史”。

参考文献:

- [1] 喻世长.《蒙古秘史》中圆唇元音的汉字表示法[J]. 中国语言学报,1985(2):174-185.
- [2] 乌兰.关于《元朝秘史》顾校本的几个问题[J].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2012(1):261-268.
- [3] 甄金. 比论《蒙古秘史》与“国史”、“脱卜赤颜”等[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1-9.
- [4]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蒙汉词典[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 [5] 陆军省. 蒙古语大辞典(上、中、下)[M]. 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8.
- [6] 斯钦朝克图. 蒙古语词根词典[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 [7] 李增祥. 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M].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 [8] 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词汇选释[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 [9] 德力格尔玛,波·索德. 蒙古语族语言概论[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10] 嘎日迪. 中古蒙古语研究[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 [11] 蒙古秘史[M]. 余大均,译注.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 [12] 恩和巴图. 达汉小词典[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 [13] 曹道巴特尔. 喀喇沁蒙古语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14] 韩儒林. 穹庐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15] 阿尔达扎布. 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 [16] 孙竹,照那斯图,等.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社,2008.

[11]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 李军. 李贺“白玉楼”传说研究[J].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1):20-23.

[13]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4] 洪迈. 容斋录随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5] 吴曾. 能改斋漫录·卷八[M].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

[16]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卷一[M]. 孙猛,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7] 李纲. 梁溪集·卷一三八[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脱脱. 宋史·卷四四二·萧贯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 阮阅. 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0]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1] 张昞. 云谷杂记·卷四[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刘昌诗. 芦浦笔记·卷九[M]. 张荣铮,秦呈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 米芾. 画史[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李新. 跨鳌集·卷一八[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厉鹗. 宋诗纪事·卷三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6] 王胜友,李德辉. 李贺集[M]. 长沙:岳麓书社,2003.

[27] 高恒,张丹. 诗与传:李贺形象神话侧面的建构轨迹[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7(4):39-44.

[28] 陈友冰. 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J]. 文学评论,2008(1):127-132.

Story Narration and Image Construction of LiH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EN Changxu

(Media Colleg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Li He had a short but quite legendary life. His unique creative way, extraordinary artistic thinking, strange appearance and character, and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Jade Tower have become hot topics that later generations are fond of talking about. Li He himself and his literature are full of magic colors. And a series of strange stories were gradually compiled in thousands of years of continuous narra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main ways of Li He's story narration and image construction are as follows: the interaction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th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s of poetry, novels poetry tallcs highlighting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Jade Tower and depicting it with pictures, etc. The narration of Li He's series of stories has not only transcended historical facts and ascended to the artistic truth, but also taken on high cultural values.

Key words: Li He; story-style; White Jade Tower; cultural value

(责任编辑:韩大强)

(上接第 91 页)

On the Collation and Supplement to Secret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Collated Edition)

WANG Min, ZHANG Minq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Secret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which has been handed down to the present, is a version of phonetic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was copied by many people, and there are many paraphrased and incorrect characters. Ulan's Secret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Collated Edition)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editions, keeping its original layout, and comprehensively collating the transliteration text, side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translation. It is the mainstream edition for studying the Secret History at present, and can best see the collating foundation of Mrs. Ulan's Secret History. Limited by objective condition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Ulan's collating, such as deviation, error and improper proofreading. Combining with several existing collations, this paper not only makes use of Mongolian materials, refers to transliteration conventions, 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factors such as pronunci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o as to correct the omissions in Secret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collated version) and present the basis, in order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collating work of ethnic ancient books.

Key words: Secret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Collated Edition); deprivation; mistaken words; nonstandard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责任编辑:韩大强)